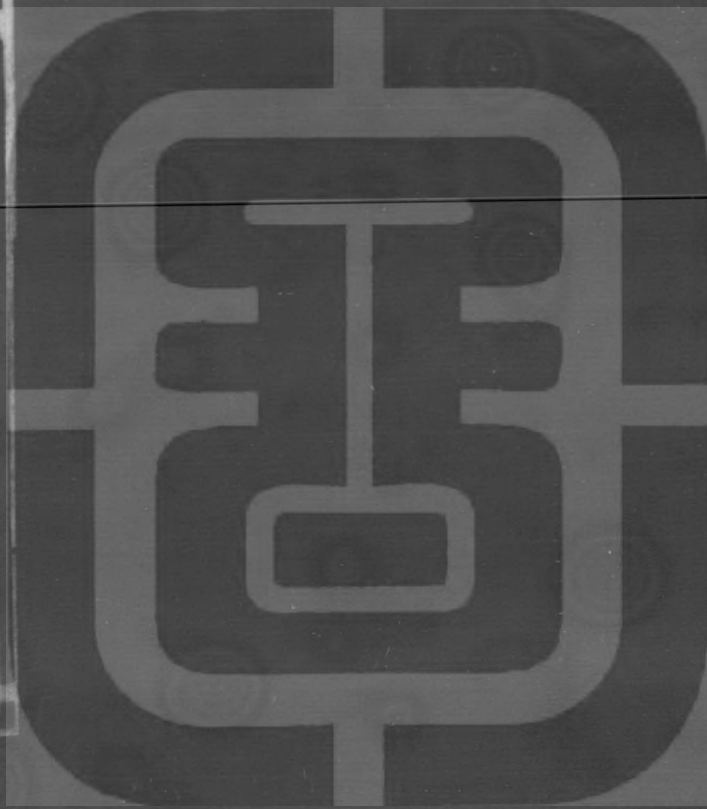


北齊



列傳第十三

北齊書二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高乾字乾邕勃海蓆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爲州里所宗敬孝昌末葛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卽家拜勃海太守至郡未幾賊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濟之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加鎮東將軍樂城縣侯

及爾朱榮弒莊帝翼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憂
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阡危人神憤怨破家報
國在此時也爾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
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
未輯而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
事冀定瀛相殷幽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
文宣乾性明悟俊偉有知略美音容進止都雅
少時輕俠數犯公法長而脩改輕財重義多所
交結魏領軍元叉權重當世以意氣相得接乾

甚厚起家拜貞外散騎侍郎領直後轉太尉士
曹司徒中兵遷貞外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
託附及爾朱榮入洛乾東奔於翼莊帝立遙除
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乾兄弟本有從橫志
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反
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屢敗齊州士馬莊帝
尋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
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爾朱榮以乾前罪
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

納驍勇以射獵自娛榮死乾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時爾朱徒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爲金紫光祿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拔劍起舞請以死自効俄而爾朱兆入洛尋遣其監軍孫白鷄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普徵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旣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鷄忽至知將見圖乃先機定策潛勒壯士襲據州城檄州郡殺白鷄執刺史元仲宗准封隆之權行州事爲莊帝

舉哀三軍縞素乾昇壇誓衆辭氣激揚涕淚交下將士莫不哀憤其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共爲影響俄而靈助被殺屬高祖出山東揚聲來討衆情莫不惶懼乾謂其徒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殺主虐民正是英雄効義之會也今日之來必有深計吾當輕馬奉迎密叅意旨諸君但勿憂懼聽我一行乾乃將十數騎於關口迎謁乾旣曉達時機閑習世事言辭慷慨雅合深旨高祖大加賞

重仍同帳寢宿時高祖雖內有遠圖而外跡未見爾朱羽生爲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乾侍中司空先是信都草剗軍國權輿乾遭喪不得終制及武帝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邑一千戶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旣去內侍朝政罕所關

知居常快快武帝將貳於高祖望乾爲已用曾於華林園讌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効相與雖則君臣實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世奉朝廷遇荷殊寵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武帝便可異圖遂不固辭而不啓高祖及武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群豎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

出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外示踈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翼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高祖高祖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高祖宜受魏禪高祖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啓司空復爲符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高祖屢啓詔書竟不施行乾以頻請不遂知變難將起密啓高祖求爲徐州乃除使持節都督三徐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指期將發而帝知乾謀泄前事乃詔高祖云曾與乾邕私有

盟約今復反覆兩端高祖便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送武帝帝召乾邕示之禁於門下省對高祖使人責乾前後之失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旣立異圖而乃云臣反覆以匹夫加諸罪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復何逃命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古然也若死而有知庶無負莊帝遂賜死時年三十七乾臨死神色不變見者莫不歎惜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兄

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旣
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高祖
討斛斯椿等次盟津謂乾弟昂曰若早用司空
之策豈有今日之舉也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
冀定滄瀛幽齊徐青光兗十州軍事太師錄尚
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長子繼叔襲祖洛城
縣侯今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
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所愛魏中興
初除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太昌初遷光

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
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人自隨慎爲政嚴酷又
縱左右吏民苦之元乾死密棄州將歸高祖武
帝勅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高祖以爲
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時咸畏憚
之自義旗之後安州民恃其邊險不賓王化尋
以慎爲行臺僕射率衆討平之天平末拜待中
加開府元象初出爲兗州刺史尋徵爲御史中
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世宗奏

北齊列傳卷之三
六
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所棄
暹時爲世宗委任慎謂其構已性旣狷急積懷
憤恨因是罕有糾劾多所縱舍高祖嫌責之彌
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
先入關周文帝率衆東出高祖破之於邙山慎
妻子將西度於路盡禽之高祖以其勲家啓慎
一房配沒而已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倣
儻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

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
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
士也與兄乾數爲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劍
客家資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迂父翼常謂人
曰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爲州豪也建
義初兄弟共舉兵旣而奉旨散衆仍除通直散
騎侍郎封武城縣伯邑五百戶乾解官歸與昂
俱在鄉里陰養壯士爾朱榮聞而惡之密令刺
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於晉陽永安末榮入洛以

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既而榮死魏莊帝卽引見勞勉之時爾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旣免繯綫被甲橫戈志凌勅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卽除直閣將軍賜帛千匹昂以寇難尚繁非一夫所濟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郎常侍加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爾朱羽生潛軍來襲奄至城下昂不暇援

甲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後廢帝立除使持節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爲大都督率衆從高祖破爾朱兆於廣阿及平鄴別率所部領黎陽又隨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教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

不煩更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軍小却兆
等方乘之高嶽韓匈奴等以五百騎衝其前斛
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與蔡雋以千騎自栗園
出橫擊兆軍兆衆由是大敗是日微昂等高祖
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爲
侯邑七百戶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歸
於高祖及斛斯椿釁起高祖南討令昂爲前驅
武帝西遁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於崤陝不
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仍討三荆諸州不附者

並平之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於
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時高祖方有事關隴
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山道峻隘已
爲寇所守險昂轉鬪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攻
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帥數十人
會竇泰失利召昂班師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
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歎息
者不見季式作刺史耳高祖聞之卽馳驛啓季
式爲濟州刺史昂還復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

六都督與行臺侯景治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
貴時亦率衆在北豫州與昂小有忿爭昂怒鳴
鼓會兵而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
救解乃止其俠氣凌物如此于時鮮卑共輕中
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
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昂嘗詣相府掌門者不
納昂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責元象元年進
封京兆郡公邑一千戶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如
願於金墉城周文帝率衆救之戰於邛陰昂所

部失利左右分散單馬東出欲趣河陽南城門
閉不得入遂爲西軍所害時年四十八贈使持
節侍中都督異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師大
司馬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忠武子突
騎嗣早卒世宗復召昂諸子親簡其第三子道
豁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道豁襲武平末開
府儀同三司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於
黃州刺史

季式字子通乾第四弟也亦有膽氣中興初拜

鎮遠將軍正貞郎遷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
加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太昌初除尚食典御
天平中出爲濟州刺史山東舊賊劉盤陲史明
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齊兗青徐四州患之
歷政不能討季式至皆破滅之尋有濮陽民杜
靈椿等攻城剽野聚衆將萬人季式遣騎三百
一戰擒之又陽平路叔文徒黨緒顯等立營柵
爲亂季式討平之又有群賊破南河郡季式遣
兵臨之應時斬戮自茲以後遠近清晏季式兄

弟貴盛並有勲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
匹戈甲器仗皆備故凡追督賊盜多致尅捷有
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旣不奉命
又不侵境而有何急遣私軍遠戰萬一失脫豈
不招罪季式曰君言何不忠之甚也我與國義
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臺軍卒不
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未備之間破之必矣兵
尚神速何得後機若以獲罪吾亦無恨元象中
西寇大至高祖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邛北師

徒大敗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絕人情騷
動謂世事艱難所親部曲請季式曰今日形勢
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梁旣得避禍不
失富貴何爲坐受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
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亡去不義若社
稷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生苟活是役
也司徒歿焉人爲散騎常侍與中行晉州事
解州仍鎮永安戍高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
季式得書驚懼卽狼狽奔告高祖高祖嘉其至

誠待之如舊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
時世宗先爲此任啓以迴授爲都督從清河公
岳破蕭明於寒山敗侯景於渦陽還除衛尉卿
復爲都督從清河公攻王思政於潁川拔之以
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仍爲
都督隨司徒潘樂征討江淮之間爲私使樂人
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而赦之四年夏
發疽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使持節都督滄冀州
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季

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檢節與光州
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欵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
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
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
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壻勢盛當
時因退食暇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
並閉關籥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
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
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

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
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
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
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
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
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
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
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
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并令朝士與季

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翼長
兄子永樂次兄子延伯並和厚有長者稱俱從
翼舉義永樂官至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翼州大
中正出爲博陵太守以民事不濟自殺贈使持
節督滄冀二州諸軍事儀同三司翼州刺史子
長命本自賤出年二十餘始被收舉猛暴好殺
然亦果於戰鬪初於大夏門拒爾朱世隆以功
累遷左光祿大夫高祖遙授長命雍州刺史封
沮陽鄉男一百戶尋進封鄆陵縣伯增二百戶

武定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爲景所殺贈翼州
刺史延伯歷中散大夫安州刺史封萬年縣男
邑二百戶天保初加征西將軍進爵爲子卒贈
太府少卿自昂初以豪俠立名爲之羽翼者呼
延族劉貴珍劉長狄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
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孟
和並仕宦顯達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
少好弓馬率性豪俠幽州刺史劉靈助之起兵
也孟和亦聚衆附昂兄弟昂遙應之及靈助敗

北齊書卷之三十三
昂乃據冀州孟和爲其致力會高祖起義冀州以孟和爲都督中興初拜通直常侍二年除安東將軍尋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以建義勲賜爵長廣縣伯天平中衛將軍上黨內史罷郡除大丞相司馬武定元年坐事死叔宗字元纂樂陵平昌人和謹頗有學業舉秀才稍遷滄州治中永安中加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兄海寶少輕俠然爲州里所愛昂之起義也海寶率鄉閭襲滄海以應昂昂以海寶權行滄州事前范陽太

守刁整心附爾朱遣弟子安壽襲殺海寶叔宗仍歸於昂中興初高祖除前將軍廷尉少卿太昌初加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二年卒贈使持節儀同定州刺史老安德鬲人家世寒微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少麤獷無賴結輕險之徒共爲賊盜鄉里患之魏末兵起遂與昂爲部曲義旗建仍從征討以軍功除殿中將軍累遷平遠將軍除魯陽太守後除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賜爵長樂子老

北齊列傳十三
五
頻爲二郡出入數年境接群蠻又隣西敵至於
攻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西人憚之顯
祖受禪別封陽平縣伯遷南兗州刺史後與蕭
軌等渡江戰沒希光勃海菑人也父紹魏長廣
太守希光隨高乾起義信都中興初除安南將
軍安德郡守後爲世祖開府長史武定末從高
岳平潁川封義寧縣開國侯歷潁梁南兗三州
刺史天保中揚州刺史與蕭軌等渡江戰沒贈
開府儀同三司西兗州刺史子子令尚書外兵

郎中武平末通直常侍隋開皇中卒於易州刺
史希光族弟子貢以與義旗之功官至吏部郎
後爲兗州刺史坐貪暴爲世宗所殺顯祖責陳
武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
王敬寶步騎數萬伐之以七年三月渡江襲剋
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
軌與希光並爲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說
謀略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值霖雨五十餘
日及戰兵器並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

士卒得還者十二三所沒器械軍資不可勝紀
蕭軌王敬寶事行史闕其傳裴英起河東人其
先晉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壽陽縣祖彥先隨薛
安都入魏官至趙郡守父約勃海相英起聰慧
滑稽好劇談不拘儀檢仕魏至定州長史世宗
引爲行臺左丞天保中都官尚書兼侍中及戰
沒贈開府尚書左僕射

封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勃海脩人也父回魏司
空隆之性寬和有度量弱冠州郡主簿起家奉

朝請領直後汝南王悅開府爲中兵參軍初延
昌中道人法慶作亂與方自號大乘衆五萬餘
遣大都督元遙及隆之擒獲法慶賜爵武城子
俄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時青齊二州士民反
叛隆之奉使慰諭咸卽降欵永安中除撫軍府
長史爾朱兆等屯據晉陽魏朝以河內要衝除
隆之龍驤將軍河內太守尋加持節後將軍假
平北將軍當郡都督未及到郡屬爾朱兆入洛
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此遂持

節東歸圖爲義舉時高乾告隆之曰爾朱暴逆禍加至尊弟與兄並荷先帝殊常之眷豈可不出身爲主以報讎恥乎隆之對曰國恥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遂與乾等定計夜襲州城尅之乾等以隆之素爲鄉里所信乃推爲刺史隆之盡心慰撫人情感悅尋高祖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奉迎於滏口高祖甚嘉之旣至信都集諸州郡督將僚吏等議曰逆胡爾朱兆窮凶極虐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捐

棄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時也欲與諸君剪除凶羯其計安在隆之對曰爾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民怨衆叛親離雖握重兵其彊易弱而大王乃心王室首唱義旗天下之人孰不歸仰願大王勿疑中興初拜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爾朱兆等軍於廣阿十月高祖與戰大破之乃遣隆之持節爲北道大使高祖將擊爾朱兆等於韓陵留隆之鎮鄴城爾朱兆等走以隆之行異州事仍領降俘三萬餘人分置諸州尋徵爲侍

中時高祖自洛還師於鄴隆之將赴都因過謁見啓高祖曰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爾朱中復垂阻及討仲遠又與之同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構禍隙高祖經宿乃謂隆之曰侍中昨言實是深慮尋封安德郡公邑二千戶進位儀同三司于時朝議以爾朱榮佐命前朝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爲人臣親行殺逆安有害人之母與子對饗考古詢今未見其義

從之詔隆之叅議麟趾閣以定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等構之於魏帝逃歸鄉里高祖知其被誣召赴晉陽魏帝尋以本官徵之隆之固辭不赴仍以隆之行并州刺史魏清河王亶大司馬長史天平初復入爲侍中預遷都之議魏靜帝詔爲侍講除吏部尚書加侍中以本官行冀州事陽平民路紹遵聚衆反自號行臺破定州博陵郡

虜太守高永樂南侵冀州隆之令所部長樂太守高景等擊破之生擒紹遵送於晉陽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尋加開府時初召募勇果都督字八高法雄封子元等不願遠戍聚衆爲亂隆之率州軍破平之興和元年復徵爲侍中隆之素得鄉里人情頻爲本州留心撫字吏民追思立碑頌德轉行梁州事又行濟州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爲內應輕薄之徒頗相

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與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旣行理無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殊大乃啓高祖事遂得停隆之自義旗始建首參經略竒謀妙筭密以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復以本官行濟州事轉齊州刺史武定三年卒官年六十一詔遣主書監神貴就弔賻物五百段贈使持節都督滄瀛二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司徒公高祖以隆之勲
舊追榮未盡復啓贈使持節都督冀瀛滄齊濟
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保餘如故謚曰宣懿
高祖後至冀州境次於交津追憶隆之顧謂冀
州行事司馬子如曰封公積德履仁體通性達
自出納軍國垂二十年契闊艱虞始終如一以
其忠信可憑方以後事託之何期報善無徵奄
從物化言念忠賢良可痛惜爲之流涕令叅軍
宋仲羨以太牢就祭焉長子早亡第二子子繪

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祕
書郎中爾朱兆之害魏莊帝也與父隆之舉義
信都奉使詣高祖至信都召署開府主簿仍典
書記中興元年轉大丞相主簿加伏波將軍從
高祖征爾朱兆及平中山軍還除通直常侍左
將軍領中書舍人毋憂解職尋復本任太昌中
從高祖定并汾肆數州平爾朱兆及山胡等加
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武帝末斛斯椿等
佞倖用事父隆之以猜忌懼難潛歸鄉里子繪

亦棄官俱還孝靜初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太常
卿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問人疾苦
還赴晉陽從高祖征夏州二年除衛將軍平陽
太守尋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
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啓
高祖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高祖從之仍令
子繪領汾晉二州夫修治旬日而就高祖親摠
六軍路經新道嘉其省便賜穀二百斛後大軍
討復東雍平紫壁及喬山紫谷絳蜀等子繪恒

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運糧軍士無乏興和初
自郡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武定元年高仲密
以武牢西叛周文帝擁衆東侵高祖於邙山破
之乘勝長驅遂至潼關或諫不可窮兵極武者
高祖總命群僚議其進止子繪言曰賊帥才非
人雄偷竊名號遂敢驅率亡叛送死伊瀍天道
禍淫一朝瓦解雖僅以身免而魂膽俱喪混一
車書正在今日天與不取反得其咎時難遇而
易失昔魏祖之平漢中不乘勝而取巴蜀失在

遲疑悔無及已伏願大王不以爲疑高祖深然
之但以時旣盛暑方爲後圖遂命班師三年父
喪去職四年高祖西討起爲大都督領冀州兵
赴鄴從高祖自滏口西趣晉州會大軍於玉壁
復以子繪爲大行臺吏部郎中及高祖病篤師
還晉陽引入內室面受密旨銜命山東安撫州
郡高祖崩祕未發喪世宗以子繪爲勃海太守
令馳驛赴任世宗親執其手曰誠知此郡未允
勲望但時事未安須卿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

所貴善加經略綏靜海隅不勞學習常太守向
州叅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後進秩一等加
驃騎將軍天保二年除太尉長史三年頻以本
官再行南青州事四年坐事免六年行南兗州
事尋除持節海州刺史不行七年改授合州刺
史到州未幾值蕭軌裴英起等江東敗沒行臺
司馬恭發歷陽徑還壽春疆場大駭兼在州器
械隨軍略盡城隍樓雉虧壞者多子繪乃脩造
城隍樓雉繕治軍器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漸安

尋勅於州營造船艦子繪爲大使總監之陳武帝曾遣其護軍將軍徐度等率輕舟從柵口歷東關入巢湖徑襲合肥規燒船舫以夜一更潛寇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奔退九年轉鄭州刺史子繪曉達政事長於綏撫歷宰州郡所在安之徵爲司徒左長史行魏尹事乾明初轉大司農尋正除魏尹皇建中加驃騎大將軍大寧二年遷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召子繪入見昭陽殿帝親詔子繪曰冀州密邇京甸歸彥敢

肆凶悖已勅大司馬平原王段孝先摠勒重兵乘機電發司空東安王婁叡督率諸軍絡繹繼進卿世載名德恩洽彼州故遣叅贊軍事隨便慰撫宜善加謀略以稱所寄卽以其日馳傳赴軍子繪祖父世爲本州百姓素所歸附旣至巡城諭以禍福民吏降款日夜相繼賊中動靜大小必知賊平仍勅子繪權行州事尋徵還勅與群官議定律令加儀同三司後突厥入逼晉陽詔子繪行懷州事乘駟之任還爲七兵尚書轉

祠部尚書河清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世祖深歎
惜之贈使持節瀛冀二州軍事冀州刺史開府
儀同尚書右僕射謚曰簡子寶蓋嗣武平末通
直常侍子繪弟子繡武平中勃海太守霍州刺
史陳將吳明徹侵略淮南子繡城陷被送揚州
齊亡後逃歸隋開皇初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
貌儒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定遠子繡兄之壻
也爲瀛州刺史子繡在勃海定遠過之對妻及
諸女讌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大怒鳴鼓集衆

將攻之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免冠拜
謝久乃釋之隆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辨有世
用起家員外郎中興初除中堅將軍高祖以爲
大行臺左光祿大夫封郟城縣子行勃海郡事
以都督從婁昭討樊子鵠事平除青州刺史延
之好財利在州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高祖沙
苑失利還延之棄州北走高祖大怒同罪人皆
死以隆之故獨得免興和二年卒年五十四贈
使持節都督冀殷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司徒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子孝纂
嗣隆之弟子孝琬字子舊父祖曹魏冀州平北
府長史以隆之佐命之功贈雍州刺史殿中尚
書孝琬七歲而孤獨爲隆之所鞠養慈愛甚篤
年十六本州辟主簿魏永熙二年隆之啓以父
爵富城子授焉三年釋褐開府參軍事天平中
輕車將軍司徒主簿武定中爲顯祖開府主簿
遷從事中郎將領東宮洗馬天保二年卒時年
三十六帝聞而歎惜焉贈左將軍大府少卿

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劭七兵尚書
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
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
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脩飾學
尚有風儀年十六辟州主簿釋褐祕書郎天保
元年爲太子舍人出入東宮甚有令望丁母憂
解任除晉州法曹參軍尋徵還復除太子舍人
乾明初爲中書舍人皇建初司空掾祕書丞散
騎常侍爲聘陳使主已發道途遙授中書侍郎

還坐事除名天統三年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
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
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爲義孝有一士
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
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
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懷奏南陽王綽專恣
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
部伍別行戲話時孝琰女爲范陽王妃爲禮事
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百餘放出又遣高阿那

肱重決五十幾致於死還京在集書省上下從
是沉廢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朝
通好趙彥深奏之詔以爲聘周使副祖珽輔政
又奏令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
風流自立善於談詭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
慕之嘗謂祖珽云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
習聞之大以爲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左丞其所
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爲皇太后所
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爲沙門統後主意

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
有僧尼以他事訴競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
劾孝琰案其受納貨賄致於極法因搜索其家
大獲珍異悉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令奏門
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恩遇漸高彌自矜誕
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
正諫同死時年五十一子開府行參軍君確君
靜等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
之敗君確二人皆坐死

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
河朔將致勤王之舉以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
既剋本藩成其讓德異夫韓馥懾表紹之威然
力謝時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麾旆用叶本圖
高祖因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
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
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
未允露其啓䟽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於此
子繪才幹可稱克荷堂構弈世載德斯爲美焉

贊曰烈烈文昭雄圖斯契灼灼忠武英資冠世
門下之酷進退惟谷黃河之濱蹈義亡身封公
矯矯共濟時屯比承明德暉光日新

列傳第十三

北齊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四

北齊書二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李元忠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魏定州刺史鉅
鹿公祖恢鎮西將軍父顯甫安州刺史元忠少
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
爲司空辟爲士曹參軍遷太尉復啓爲長流叅

軍懌後爲太傅尋被詔爲營構明堂大都督又引爲主簿元忠粗覽史書及陰陽數術解鼓箏兼好射彈有巧思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爲府司馬元忠以艱憂固辭不就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實其家人在鄉多有舉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

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避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家潛圖義舉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備陳誠欵深見嘉納時刺史爾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先聚衆於西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卽令行殷州事初除中軍將軍衛尉卿二年

轉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尋加征南將軍武帝將納后卽高祖之長女也詔元忠與尚書令元羅致娉於晉陽高祖每於宴席論叙舊事因撫掌欣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荅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悉其雅意深相嘉重後高祖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

元忠馬倒被傷當時殞絕久而方蘓高祖親自撫視其年封晉陽縣伯邑五百戶後以微譴失官時朝廷離貳義旗多見猜阻斛斯椿等以元忠淡於榮利又不以世事經懷故不在嫌嫉之地尋兼中書令天平初復爲太常後加驃騎將軍四年除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貸俟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振之事訖

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興和未拜侍中元忠雖居
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
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
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携壺遨遊里閭遇
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
志力已衰久忝各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
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定元年除東
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

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
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
奉時愛已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
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
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
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
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
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
之三年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於位年六

十詔贈縑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
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惠初元
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
之且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光照先人終
致貴達矣子搔嗣搔字德況少聰敏有才藝音
律博奕之屬多所通解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
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起家司徒行參軍累遷
河內太守百姓安之入爲尚書儀曹郎天保八
年卒元忠族弟密字希邕平棘人也祖伯膺魏

東郡太守贈幽州刺史父煥治書侍御史河內
太守贈青州刺史密少有節操屬爾朱兆殺逆
乃陰結豪右與勃海高昂爲報復之計屬高祖
出山東密以兵從舉義遙授并州刺史封容城
縣侯邑四百戶爾朱兆至廣阿高祖令密募殷
定二州兵五千人鎮黃沙井陘二道及兆韓陵
敗還晉陽隨軍平兆高祖乃以薛循義行并州
事授密建州刺史又除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
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

勞問并賜口馬侯景外叛誘密執之授以官爵
景敗歸朝朝廷以密從景非元心不之罪也天
保初以舊功授散騎常侍復本爵縣侯卒贈殿
中尚書濟州刺史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
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
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
魏末行護軍司馬武邑太守天保初司空長史
太寧武平中清河廣平二郡守銀青光祿大夫
齊亡後卒子道謙武平中侍御史道謙弟道貞

南青州司馬爲逆賊邢果所殺贈北徐州刺史
元忠宗人愍字魔憐形兒魁傑見異於時少有
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郡唯招致姦俠以爲徒
侶孝昌之末天下兵起愍潛居林慮山觀候時
變賊帥鮮于脩禮毛普賢作亂詔遣大都督長
孫稚討之稚素聞愍名召兼帳內統軍軍達呼
隋賊來逆戰稚軍爲賊所敗愍遂歸家安樂王
元鑿爲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盛彊未得前
遣使徵愍表授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

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抄陽平以北皆爲賊
有鑒命愍爲前驅別討之頗有斬獲及鑒謀逆
愍乃詐患暴風鑒信之因此得免未幾大都督
源子邕屯安陽大都督裴衍屯鄴城西討鑒愍
棄家口奔子邕仍被徵赴洛除奉車都尉持節
鎮汴河汴河在鄴之西北重山之中并相二州
交境以葛榮南逼故用愍鎮之榮遣其叔樂陵
王葛萇率精騎一萬擊愍愍據險拒戰萇不得
前爾朱榮至東關愍乃見榮榮欲分賊勢遣愍

別道向襄國襲賊署廣州刺史田怙軍愍未至
襄國已擒葛榮卽表授愍建忠將軍分廣平易
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丘三縣爲易陽郡以愍爲
太守賜爵襄國侯永安末假平北將軍持節當
郡大都督遷樂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傾覆愍率
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
昇兄弟安州刺史盧曹等同契義舉助敗愍遂
入石門高祖建義以書招愍愍奉書擁衆數千
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

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尚書西南道行
臺當州都督令愨率本衆西還舊鎮高祖親送
之愨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爲壘徵糧集兵以爲
聲勢爾朱兆出井陘高祖破兆於廣阿愨統其
本衆屯故城以備爾朱兆相州旣平命愨還鄴
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復屯故城爾朱兆等
將至高祖徵愨參守鄴城太昌初除太府卿後
出爲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
來舊路斷絕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愨

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北陽復舊道且戰
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處卽立郵亭蠻左大服
梁遣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等
率馬步三萬兼發邊蠻圍逼下澁戍愨躬自討
擊破之詔加車騎將軍愨於州內開立陂渠溉
稻千餘頃公私賴之轉行東荊州仍除驃騎將
軍東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天平
二年卒贈使持節定殷二州軍事儀同定州刺
史元忠族叔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

共爲劫盜鄉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爲以賊罪爲御史糾劾禁於州獄景遺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無爲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由是以俠聞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遺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會擒刺史爾朱羽生以功除龍驤將軍昌平縣公邑八百戶爾朱兆來伐又力戰有功除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太昌初進爵昌平郡公增邑三百

戶加車騎將軍天平初出爲潁州刺史未幾爲前潁川太守元洪威所襲殺贈侍中殷滄二州軍事大將軍開府殷州刺史子伽林襲

盧文偉字休族范陽涿人也爲北州冠族父敞出後伯假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篤於交遊少爲鄉閭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雋按舊迹脩督亢陂溉田萬餘頃民賴其利脩立之功多以委文偉文偉旣善於管理兼展私力家素

貧儉因此致富孝昌中詔兼尚書郎中時行臺常景啓留爲行臺郎中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爲鄉里所歸尋爲杜洛周所虜洛周敗復入葛榮榮敗歸家時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乃以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貧乏莫不人人感說爾朱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夏縣男邑二百戶除范陽太守深乃留鎮范陽及榮

誅文偉知深難信乃誘之出獵閉門拒之深失據遂赴中山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事自率兵赴定州爲爾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棄州走還本郡仍與高乾邕兄弟共相影嚮屬高祖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啓陳誠高祖嘉納之中興初除安東將軍安州刺史時安州未賓仍居帥府尋行幽州事加鎮軍正刺史時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助敗因據幽州降爾朱兆兆仍

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州卽於郡所
爲州治太昌初遷安州刺史累加散騎常侍天
平末高祖以文偉行東雍州事轉行青州事文
偉性輕財愛賓客善於撫接好行小惠是以所
在頗得人情雖有受納吏民不甚苦之經紀生
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絕興
和三年卒於州年六十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
瀛殷三州軍事司徒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
曰孝威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州辟主簿李

崇北征以爲開府墨曹參軍自文偉據范陽屢
經寇難恭道常助父防守七兵尚書郭秀素與
恭道交欵及任事每稱薦之高祖亦聞其名天
平初特除龍驤將軍范陽太守在郡有德惠先
文偉卒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
史度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
術學文章華靡爲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李祖
勲嘗宴文士顯祖使小黃門敕祖勲曰茹茹旣
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詢

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夏初成應聲答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末以職出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旣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略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閒於荆棘邢邵曾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蓋謂彥師仁惠與文宗躬延也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旣諸謗毀日至素論皆

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一盧云詢祖有
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
舍人司徒記室卒官有文集十卷皆致遺逸嘗
爲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一篇云君王盛
海內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
豔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床
空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以守范
陽勲出身負外散騎侍郎文偉遣奉啓詣高祖
中興初加平西將軍光祿大夫元象初行臺薛

琰表行平州事徵赴霸府與和中行汾州事懷
道家預義舉高祖親待之出爲烏蘇鎮城都督
卒官懷道弟宗道性羸率重任俠歷尚書郎逼
直散騎常侍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
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箏篴女妓
云手甚纖素宗道卽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
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
將赴營州於督元陂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
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踈失宗道遂令沈

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
璧魏下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
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與吾門
在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那以勇爲本郡范陽
王時年十八後葛榮作亂又以勇爲燕王義旗
之起也盧文偉召之不應爾朱滅後乃赴晉陽
高祖署勇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鄉租
輸皆令載實違者治罪令勇典其事琅邪公主
虛僦千餘車勇繩劾之公主訴於太祖而勇守

法不屈太祖謂郭秀曰盧勇慄慄有不可犯之
色真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而已
遷汝北太守行陝州事轉行洛州事元象元年
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
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
籠一匹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
勇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
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驅馬三百匹通
夜而還廣州守將駱超以城降高祖令勇行廣

州事以功授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宜陽叛民
韓木蘭陳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
高祖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唯安枕高卧無西
南之慮矣但依朝廷所委表啓宜停卿之妻子
任在州住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武定二
年卒年三十一勇有馬五百匹繕造甲仗六車
遺啓盡獻之朝廷賻物之外別賜布絹四千匹
贈司空冀州刺史諡曰武貞侯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魏中書侍郎父紹

宗殷州別駕義深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用解褐
濟州征東府功曹參軍累加龍驤將軍義旗初
歸高祖於信都以爲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
南將軍鴻臚少卿義深見爾朱兆兵盛遂叛高
祖奔之兆平高祖恕其罪以爲大丞相府記室
參軍累遷左光祿大夫相府司馬所經稱職轉
并州長史時刺史可朱渾道元不親細務民事
多委義深甚濟機速復爲大丞相司馬武定中
除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天保初行鄭州

事轉行梁州事尋除散騎常侍爲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窮治未竟三年遇疾卒於禁所年五十七子駒駘有才辯尚書郎鄴縣令武平初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爲陳人所稱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等同陷周末逃歸開皇初永安太守卒於絳州長史子正藻明敏有才幹武平末儀同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以父駒駘沒陳正藻便謝病解職憂思毀瘠居處飲食若在喪之禮人士稱之隋

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蓋屋縣令卒於宜州長史駒駘弟文師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兄弟七人多有學尚第二弟同軌以儒學知名第六弟稚廉別有傳義深族弟神威曾祖融魏中書侍郎神威幼有風裁傳其家業禮學粗通義訓又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魏武之末尚書左丞天保初卒贈信州刺史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聞教義人倫之譽未以縱橫許之屬莊帝幽崩群胡矯擅士之有志

力者皆望勤王之師及高祖東轅事與心會一
遇雄姿遂瀝肝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享功
名終知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文偉望重地
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
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詢祖詞情豔發早著
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
舌端任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
未可量焉

贊曰晉陽大夏抱質懷文蹈仁履義感會風雲
盧嬰貨殖李默囂氛始終之操清濁斯分義深
參贊有謝忠勤

列傳第十四

北齊書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卷第十四

列傳第十五

北齊書二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樂撰

魏蘭根

崔悛子瞻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伯成魏中山太守
 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汎覽群書誦左氏傳
 周易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
 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
 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

應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爲槨材人或勸之不伐
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
成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爲司空司徒二府記室
參軍轉夏州平北府長史入爲司徒掾出除本
郡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
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
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
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
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

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
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
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
民入仕次敘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
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
不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假節行
豫州事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
破宛州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
蘭根辭曰此縣界於強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

故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奈何將充
僕隸乎蓋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
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叛蕭寶寅敗
於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州民逼囚蘭根降賊
寶寅至雍州收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斬賊
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
西土人心加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岐東秦
南岐四州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尋入拜光祿
大夫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

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河間邢杲反於
青兗之間杲蘭根之甥也復詔蘭根銜命慰勞
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辭不拜
轉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爾朱榮也蘭
根聞其計遂密告爾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
知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
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爲啓聞
乃以蘭根爲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
陘時爾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趣中山蘭根與戰

大敗走依勃海高乾屬乾兄弟舉義因在中山
高祖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
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
先至京師時廢立未決令蘭根觀察魏後廢帝
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
及黃門崔稜同心固請於高祖言廢帝本是胡
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
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爲蘭根等構毀深爲時
論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
縣侯邑七百戶啓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義勳
位居端揆至是始敘復岐州勳封永興縣侯邑
千戶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
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天平初以病篤
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
猶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
年六十一贈與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
公侍中謚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
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爲先是以不爲清論所

許長子相如祕書郎中以建義勲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別駕入爲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旣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爲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頗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叅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爲南道行臺郎中爲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末蘭根爲河北行臺引明朗爲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爲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爲顯祖諮議叅軍出爲平陽太守爲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叅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

愷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愷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爲邊民悅服

大寧中卒於膠州刺史愷從子彥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彥卿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遷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崔陵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射陵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爲當時所知初爲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陵歸焉

高祖見之甚悅以爲諮議叅軍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祿大夫高祖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稱普泰主賢明可以爲社稷主悛曰若其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旣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爲帝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邑一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悛居門下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因逃

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悛本預義旗復其黃門天平初爲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悛性豪慢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輕薄之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旣居樞要又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簿而迎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怪儀衛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悛

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挫之罷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驩譁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馨歎爲洪鍾響曾中貯千卷書使人郝得不畏服悛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傳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葬後悛又竊言黃頴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悛言告暹暹啓世宗絕悛朝謁悛要拜道左世

宗發怒曰黃頴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鎖悛赴晉陽而訊之悛不伏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悛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悛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之於世宗曰崔悛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悛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

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悛若在作所
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奈何元
康曰崔悛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
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悛
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
卿名作黃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
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叅掌儀禮別封新
豐縣男邑二百戶迴授第九弟約悛一門婚嫁
皆之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

爲博陵王納悛妹爲妃勅中使曰好作法用勿
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
順富貴悛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五年出爲東兗州刺史復携馮氏之部悛尋遇
偏風而馮氏驕縱受納狼籍爲御史所劾與悛
俱召詣廷尉尋有別勅斬馮於都市悛以疾卒
於獄中年六十一悛歷覽群書兼有詞藻自中
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悛所爲然率性
豪侈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

論以此譏之。悛素與魏收不協，收既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字彥通，聰朗強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嶽辟爲開府西閣祭酒。崔暹爲中尉，啓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王師陪從，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世宗崩，祕未發喪，顯祖命瞻兼

相府司馬。使鄴時，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其父悛侍宴，又勅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此詩何如其父？咸云：悛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讌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讌，併爲崔瞻父子。天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爲司徒屬。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

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惜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惜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媿裴子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粲爲莫逆之友粲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加征虜將軍除清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太子就傳受業詔除太子中

庶子徵赴晉陽勅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勅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爲後式太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瞻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患耳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

指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瞻遂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謚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則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筋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冒請鶩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凌昆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太守清河內史興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没乍出高祖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旣濟勞之曰卿爲親爲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天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六子偃武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儵學識

有才思風調甚高武平中琅琊王大司馬中兵
叅軍叅定五禮待詔文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
直散騎常侍叔仁魏潁州刺史子彥武有識用
朝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侃魏末兼通直
常侍聘梁使子極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
守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悛族叔景
鳳字鸞叔悛五世祖暹玄孫也景鳳涉學以醫
術知名魏尚藥典御天保中譙州刺史景鳳兄
景哲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子國字法峻幼好

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天保初尚藥典
御乾明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假儀同
三司卒於鴻臚卿法峻以武平六年從駕在晉
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
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第一
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見
也其精妙如此悛族子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
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少時踈放長遂變
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

男釋褐開府東閣祭酒轉司空外兵叅軍遷大
司馬府記室叅軍天平初轉通直侍郎爲慰勞
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所虜欲逼
與同事肇師執節不動諭以禍福賊遂捨之乃
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數以中舍人接梁使武
定中復兼中正貢郎送梁使徐州還勅修起居
注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書舍人
天保初叅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
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爲時論所稱長孺才望
之美見重當世並功叅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
忠盧文偉蓋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
以門地驕狠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爲累德况未
足喻其高下也瞻詞韻溫雅風神秀發亦一時
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霸初名教之跡其猶病諸
彥通尚志家風有餘

列傳第十五

北齊書二十三

列傳第十六

北齊書二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也少厲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脩國史頻歷行臺郎以文才著稱崔祖螭反搴預焉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

高祖西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褰自代高祖引褰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褰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旣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尋除左光祿大夫常領主簿世宗初欲之鄴摠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褰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時又大

括燕恒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之民以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於是所獲甚衆褰之計也褰學淺而行薄邢邵嘗謂之曰更須讀書褰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嘗服棘刺丸李諧等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褰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十二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覓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

北齊列傳十六
二
奉焉贈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
終於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康貴贈兖州
刺史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
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
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保元年脩
起居注二年遷司徒府記室參軍尤爲府公高
昂所信後出爲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
歷皆爲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爲相

府功曹參軍內掌機密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
廣元康承受意旨甚濟速用性又柔謹通解世
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內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
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
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
此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
敬憚如此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
將殺暹世宗匿而爲之諫請高祖曰我爲舍其
命須與苦手世宗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

崔得杖無相見也暹在廷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歷階而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從而宥焉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虞女爲右衛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祖啓以賜元康爲妻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放責交易徧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邛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通直

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反世宗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世宗乃止高岳討侯景未

剋世宗乃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臣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

賊今頓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
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
是親征既至而剋賞元康金百銖初魏朝授世
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
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爲
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
啓王受朝命置宮僚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
時事未可耳崔暹因問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
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會貨賄世宗內漸

嫌之元康頗云懼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
處之事未施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
崔季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
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厨膳甚被寵昵先
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
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
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齋叫聲即以加刃於顯祖
是日值魏帝初建東宮群官拜表事罷顯祖出
東上車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

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季舒逃匿於厠庫直紇奚舍樂扞賊死是時祕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亡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

業未融山墮奄及悼傷旣切宜崇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舊封並如故謚曰文穆賻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溫雅有監裁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湛官至大鴻臚次季璩鉅

鹿太守轉冀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季璩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趙州刺史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鷲晉散騎常侍因使沒趙遂家焉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竒之同郡甄琛爲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

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恒州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廣陽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除光州曲城令爲政清靜務盡仁恕詞訟止息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所部

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
叛兵並來攻劫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鬪
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崔鍾以狀上聞
其得人心如此普泰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
已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在鄉爲
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
太中大夫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爲諸御
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後施行遷中軍
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

竇泰西伐詔弼監其軍事及泰小關失利自殺
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鑠送晉陽
高祖詰之曰竇中尉此行吾前具有法用乃違
吾語自取敗亡爾何由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
刀筆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
祖益怒賴房謨諫而獲免左遷下灌鎮司馬元
象初高祖徵弼爲大丞相府法曹行叅軍署記
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鎮南將軍高祖又引
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

付空紙即令宣讀弼嘗承間密勸高祖受魏禪
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
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
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
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理或可
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
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者世子在
京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
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家也弼以文武在位罕有

廉潔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
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
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
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
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
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
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
除內賊却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弼曰諸勳
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軍人皆張

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勲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顙謝曰愚癡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後從高祖破西魏於邛山命爲露布弼手即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使詣闕魏帝見

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旣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

成恒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平陽公淹爲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鈎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旣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衆流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

所篤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旣久斐文豐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遊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邇言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旨封呈并序如別詔荅云李君遊神冥宵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群有從中被外周應

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
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
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
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
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
倦於舊說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
一緒已勅殺青編藏之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
一本於世宗武定中遷衛尉卿會梁遣貞陽侯
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

率諸軍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臺左右臨發世宗
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
騎今方遠別聊以爲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爲
鑒戒者錄一兩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
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
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世宗大悅曰言
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於寒山別
與領軍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
合境傾賴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

殿講說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劭
祕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勅弼昇師子座當衆
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
鋒至徃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
門則何如也關中遣儀同王思政據潁州太尉
高岳等攻之弼行潁州事攝行臺左丞時大軍
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公私兼舉大爲州
民所稱潁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試論王思政所
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

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世宗曰
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
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
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旣兼備
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
指邠得廣包衆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
德事兼衆美義博故言博非義外施言世宗曰
若爾何故周年不下孤來即拔弼曰此蓋天意
欲顯大王之功顯祖引爲兼長史加衛將軍轉

中書令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前五百
戶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顯祖將受魏禪自晉
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
觀察物情踐祚之後勅命左右箱入栢閣以預
定策之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
嘗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
生恐爲地畫足弼答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
生之力然物之未生復何獨致惟邢云聖人設
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理望各遂其性弼曰

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
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
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謂龍宮韞櫝就如
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
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邢云死之言漸
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漸如射箭盡手中盡也
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
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
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

種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
之明不能覩雖孟軻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
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
鍾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
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
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
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虵出穴由其
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
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

其斯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
高論執此爲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
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
語群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辨之者未精思之者
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
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
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竒於崔琰
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
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適彼

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
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
亦興中途之歎況曰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
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爲鳩鼠變爲鴛黃母
爲鱉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
復然彼燭弼曰鷹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既二
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
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爲人木生眼
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爲螢老木爲

蠋造化不能誰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
言明哩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
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
衷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
再三邢邵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
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收下獄案治無實
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
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事
旣上聞顯祖發忿遂徙弼臨海鎮時楚州人東

方白額謀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顯祖嘉之勅行海州事即所徙之州在州奏通陵道并韓信故道又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勅並依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弼儒雅寬恕尤曉吏職所在清潔爲吏民所懷耽好玄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弼性質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初聞

揖讓之議猶有諫言顯祖嘗問弼云治國常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爲此言譏我高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於衆前面折云黃門在帝左右何得聞善不驚唯好減削抑挫德政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嫁顯祖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旣而悔之驛追不及長子蕤第四子光遠徙臨海

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
統五年追贈弼使持節揚郢二州軍事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謚曰文肅蕤臺
卿並有學業臺卿文筆尤工見稱當世蕤字子
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末
年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臺卿字
少山歷中書黃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
末國子祭酒領尚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
左僕射陽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隨駕入

關蕤兄弟並不預此名臺卿後雖被徵爲其聾
疾放歸隋開皇中徵爲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
事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未幾而終

史臣曰孫奉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
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
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
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
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
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

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竒才冠絕夷等弒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爲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贊曰彥舉驅馳才高行詖元康忠勇舍生存義卬卬輔玄思極談天道亡時晦身沒名全

列傳第十六

北齊書二十四

